

耄耋之年的江曾培老师送我一本书《90乱弹》。江老上海出版界赫赫有名的老法师,业内称他是“为书而生”的前辈,我好奇他会“乱弹”些什么?这一读便停不下来了:文章杂而有味,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,他哪里是在“乱弹”?

我敬佩93岁的江老至今仍在思考、仍在写作,正应了那句“脑子越用越好使”。而我才步入小老人的年纪却觉得自己愈发地“稀里糊涂”了,经常从这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后怎么也想不起究竟要干什么。我特别羡慕那些记忆力超群的人,问起早年的事,他们立刻把时间地点人物报得清清楚楚,我不由得连连惊叹这人脑如回电!

越是羡慕那些“电脑”,就越担心将来的某一天自己的记忆会被无情地抹去,于是体检时选择了做头颅CT。拿到报告后吓了一跳:“老年性脑改变”。改变了什么?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?医生

的回答轻描淡写:正常的呀,40岁以后的结论都是脑改变……虽没听明白,但至少知道脑改变不是病。

我们这代人总是习惯性地把“老了老了”挂在嘴边,一句“老了”成为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、不肯动脑筋的搪塞和借口。这种消极的心理暗示不断使人退让,脑细胞还能活跃吗?脑子不生锈才怪。

上个月,上海公安要拍一部口述历史的专题片,内容是一封神秘举信牵出了李大钊同志的牺牲之谜。我因为2021年曾经采访过当年破案的侦查员,片子里有我还原当时情景的讲述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两段话,但需要我按脚本背台词。

于我而言,背诵这件事还是学生时代的经历。如今既要背,又要面对导演、摄影、灯光等一众陌生人,紧张是第一位的,这个障碍很

大脑没有老

章慧敏



边看边聊

难逾越。在我不知所措时恰巧好友打来了电话,更巧的是她有舞台经验。她告诉我背诵是有方法的,只要记住前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和后一句的第一个字,绝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好友的葵花宝典让我这个镜头前的“小白”收获不小,录制那天不仅没打打楞,还被导演夸神情自如。

我觉得老人拓展认知领域是需要被推一把的,就像我一样,开始时畏难退缩,得到指点后便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了。我甚至觉得首尾记忆方法在生活中也是实用的:发个言,谈个正经事,把想要表达的顺序记住,再也不用照本宣科了。

显然,我们的生活圈仍有老人不太肯接受新鲜事物,表面看是固执,实际上还是担心失败,心理上过不去。这就需要有一推一把的力和人。眼下,高科技产物层出不穷,

这就是刺激人脑的推动力,若不想被社会淘汰,学习是硬道理。

我想起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,我们公众参与馆以吉祥物海宝为原型,在184天的时间里用故事接龙的形式,每天邀请一位社会名人撰写龙头,百万次的公众网上接力,引领大众畅想城市的未来。在名人和公众的笔下,海宝化身千万,游历各方,穿梭时空,为解决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出谋划策。今天,当我再翻看这一套四本《海宝游记》时不由得惊叹,不过15年光景,当年脑洞大开的科幻有许多已成为现实。比如空气净化,比如大飞机上天,比如空中巴士,比如机器人写诗……脑子“乱弹”才好呢,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世界变得多么多彩而丰富。

依我之见,维系脑子健康就从取悦自己开始:可以聚个会,可以买点没用的小玩意,可以听段音乐,精神开支不能省。在这点上,93岁的江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,向他学习准没错。

张恨水故居太新,远不如小说有旧醇之味。二十年前,在乡下遇见几本张恨水小说,文字大好,意境淡远,课余一章一章仔细翻阅,读得心里愁绪逸荡。那时候喜欢刘巨宅、戴敦邦的连环画,窄窄的纸页悠悠闲闲。水墨或线条绘就的女人真好看,真像张先生笔下一些少奶奶和大小姐。

民国以前,在很多人眼中,小说不过是稗官野史、雕虫小技,在四部、四库那样的书中没有立身之地。张恨水后来想作出一本《中国小说史》,骨子里不排除给自家正名的念头。为此,搜集了许多珍贵小说,《水浒传》都有七八种版本。可惜那些资料毁于战火。

民国一批旧作家,张恨水应该能居首座,比周瘦鹃、程小青、包天笑、范烟桥诸辈写得更多更好。同样写小说,有些人被故事束缚了,张恨水也重故事,但转动了故事,借机说了一个社会,着墨深处,入木三分。一个是通俗故事娱乐化,一个是通俗社会笔化,这是张恨水高人一筹的原因。张恨水对世情洞达通透,他的创作,从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《孽海花》《老残游记》一路走来,或用白描,或以曲笔,说尽世态炎凉,说尽众生百相,淡淡的幽默隐藏着讥讽,时人所作,无人能望项背。

张恨水熟读梁山故事,有《水浒人物论赞》行世,多兴会意气之言,言之有物,取径冲淡,文笔简洁而感慨颇深,发一家论点,因别出心裁,不落俗套不入俗流。一九四〇年,张恨水又作得《水浒新传》,述梁山好汉聚义抗金故事。旧学人功力不同凡响,遣词造句,不失老话本气息,文笔精彩处遥遥直追原作,纵情演义,各路英雄各自壮烈,令人钦敬动容。结笔于黄天荡:“看到青蓼长洲,江天白水,想起梁山泊里当年之事,便觉恍如一梦……后来黄河改道北行,梁山泊断了水源,慢慢干枯,变成一片苇地,又慢慢变成一片平原,做了农民庄稼之地,已没一点遗迹。”国破山河之叹,文人报国,借水浒好汉之举,写热血写赤胆,令人慨然,当浮一白也。

除了小说,张恨水还有大量散文,内容繁多,天南地北,无所不谈。蛰居四川时他写过一册《山窗小品》,篇幅短小,花草虫鱼鸟兽相映成趣,文字清丽雅致,深得明清小品神韵,字里行间有市井日常,也有文士雅趣,格调比梁实秋《雅舍小品》略高半截。可惜以文言行文,不免佶屈聱牙,识者不多。

小品张恨水

胡竹峰



花开朵朵中国梦 (中国画)

陈慧

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到了我们的小牧村铁卜加。他们的到来,给村里带来了宛若过节一样的热闹。

向晚时分,放映队在次洛家房屋后的土墙上挂起了一面白底黑边的银幕,一架根灰色的放映机架在了银幕的正对面,一根足有大人食指粗细的长长的电线与放映机连接,电线的另一头是一台发电机。发电机远远地藏在次洛家房屋的另一侧,此时发电机被发动起来,正在发出小兽一样的嚎叫声。

一场电影即将开始放映。村里的小孩子们早早来到了放映电影的地方,他们是接受家里大人的指示来抢占位置的——他们搬来了家里的椅子和木凳,许多小孩子们都拿着家里阿妈挤牛奶时垫在屁股底下的挤奶墩子。电影放映机与银幕之间最正中的位置,被小孩子们们争来抢去,甚至为此大打出手。电影还没放映,吵闹声和哭泣声便不绝于耳,但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按捺不住的喜悦。

夜幕降临,村里的家家户户倾巢出动。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,人们都穿着厚重的冬衣,许多小孩子们穿上了大人的衣服。住在大河对面的嘎妈大叔也跨过大河来看电影了,他直接把自家的一床羊毛被子披在了身上。

那天晚上放映的电影是《哪吒闹海》:一个长得很凶的阿爸——村里的大人们说,他就是画在寺庙经堂门外的四大天王里那个叫“南土赛”的天王,他和他的老婆生下了一个肉球,肉球里跳出来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儿,他就是哪吒。有个瘦瘦的神仙太乙真人知道哪吒出生了,觉得这个男孩儿非同一般,就来到“南土赛”家,把他收为徒弟,并且给了他两件特别厉害的礼物:乾坤圈和混天绫。

一天,哪吒到海边去玩儿,就用师傅送给他的混天绫搅动海水,海水掀起巨大的波浪,海里的龙宫就摇晃起来。龙宫里的龙王很生气,就让他的小太子出来查看,小太子就与哪吒打了起来。哪吒手里有乾坤圈,一下就打死了小太子,他还抽出他的筋来玩儿。龙王知道自己的孩子

被哪吒打死了,非常非常生气,他要哪吒偿命,就让哪吒的阿爸“南土赛”杀死自己的儿子,要不就要把他的阿爸阿妈全部杀死。为了不连累父母,哪吒自杀了。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知道后,就用莲藕重新给哪吒做了个身体,让哪吒活了回来。哪吒复活后,太乙真人又给了他两样厉害的东西:火尖枪和风火轮。他拿着这些厉害的东西冲进龙宫,打败龙王,成了少年英雄。

自从看了电影《哪吒闹海》,次洛就着了魔,成了哪吒的铁杆粉丝,每天一放学就到我家里喊我。我们便追着电影放映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跑,放映队到哪里,我们就追到哪里。切吉、向公、草原站……甚至是离铁卜加有十几公里的杂日拉,我们都一个不落地去。我们就这样追着电影队,一遍一遍地看《哪吒闹海》。

慢慢地,次洛的身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
次洛家的一只酥油桶坏了,箍在酥油桶上的铁箍便成了次洛的玩具,他时而把铁箍拿在手里。说这是他的乾坤圈,时而,他又把铁箍当铁环耍。他用粗粗的八号铁丝做了一个铁环,每天早晨把牛羊赶到家门或者晚间赶回家里的时候,他就滚着铁环,铁环与铁环把摩擦,呛唧唧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村子。他还偷了他阿爸的皮袍腰带系在腰上,说这是他的混天绫。

有一天,他滚着铁环,腰上系着混天绫,赶着自家的牛羊经过我家门口,我便拦住他,问他:“你不做孙悟空了吗?”他犹豫了片刻,说:“现在猪八戒、沙和尚、白龙马都没有了,我怎么做孙悟空啊?”“不是还有我这个唐僧嘛吗?”我反问他。“光有咱俩也不能到西天取经啊。”他宛然一笑,忽然说:“你干脆做太乙真人吧,这样就不用找猪八戒、沙和尚、白龙马了。”听了他的话,我哈哈大笑起来,他也跟着我大笑,说:“如果你不想做太乙真人,你做‘南土赛’也行。”

“那我不就成你的阿爸了吗?”“只要能一起玩儿,你成阿爸也没关系。”他说。说完,我们俩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

米线加什么好? 韭菜。

一大把新鲜韭菜,青白茎,翠色叶,切段,一个指节长,丢进翻滚的汤汁。十秒钟起锅。里头搁了肉臊子、酸菜。加了这一把韭菜,才勉强算一碗以假乱真的云南小锅米线。

第一次吃米线,是在2008年,那年去昆明上大学。在学校食堂吃到第一碗,印象深刻,黑色大碗,像草帽那样大,盛着一碗清汤土鸡米线,上头漂着碧绿的韭菜段。在云南待得久了,才发现当地人大概吃什么都爱用大碗,如缸一般,汤水平大碗,米线漂荡其中。享用时,整个脸埋在里头,

吃米线

松三

吃得畅快。讲究精致的江南吃不出这样的豪迈。

第一次吃米线,是吃不惯的。米线的口感松而脆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?因老家衢州有一种类似的食物,叫粉干。粉干和米线看起来一模一样,吃起来却多了几分韧劲。做法当然也不同,有汤粉干、凉拌粉干,汤粉干多用猪油作油,加青菜、精肉作料,凉拌粉干多加黄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、花生米。其中,家家户户的母亲做的粉干又不同,比如我的母亲,只做汤粉干,爱用牛肉,通常一碗粉干里半碗是牛肉。

衢州的隔壁——江西也有粉干,被称作米粉。有一位江西上饶的朋友,声称上饶米粉赛过衢州粉干,问她为什么?她说,够辣!每次吃江西炒米粉,她通常端起盘子连着盘底的辣油一同舔光,再满意地咂咂嘴,

衢州也有粉干,被称作米粉。有一位江西上饶的朋友,声称上饶米粉赛过衢州粉干,问她为什么?她说,够辣!每次吃江西炒米粉,她通常端起盘子连着盘底的辣油一同舔光,再满意地咂咂嘴,

春妍满乡野

郭树清

晨雾渐散,乡野初醒,车行于乡路,清风扑面。远离城市的喧嚣,来到郊野踏青,绿树成荫,大田菜园,大河小沟,小桥流水,渔者垂钓,孩童嬉戏,更多的是我们这样的“闲庭信步”者,享受春阳的温煦,乡野的浪漫。春天的乡野是个多彩的季节。大地姹紫嫣红,诸多色彩互相渲染,充满活力。春风春雨,春情涌动。在绵绵细雨的滋润下,小草绿意盈盈,野花艳丽,绿树葱翠,河水晶莹。缕缕春风所到之处,大地焕然一新。花下忘归看美景,舌尖品春扑鼻香。荠菜、马兰头、香椿、草头、春笋等春鲜让人难忘。

不知不觉,夕阳西下,红霞满天,轻烟薄雾笼罩着乡野,走在春意盎然的乡路上,沉醉迷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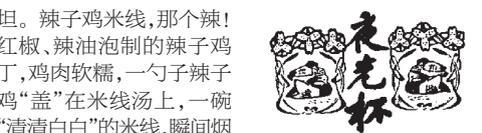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种饕餮食客的可爱。

云南米线按大分类,大约就分过了桥的和不过桥的。“过了桥的”将汤和各类菜分开,据说是古时为了送饭(米线)方便,不至于米线泡过。至于为什么叫过桥,我猜是那去送米线的人,要经过一座桥——这是很有道理的暗说。滚烫的汤上桌,将肉、蛋、豆腐皮、菜叶子、米线依次下进汤里,用筷子搅一搅,便可吃上一碗大筷子长,我怀念昆明的长筷子。

外地人到昆明,多慕名来吃桥香园的过桥米线。这里的米线按菜品量收费,最贵的是“状元过桥米线”,依次为探花、榜眼、进士……这取名方式如果古时就有的话,那应当是读书人赶考前的盛宴。

日常时,倒还是不过桥的吃得更多——辣子鸡米线、土鸡米线、臭豆腐小锅米线……早晨,通常在食堂吃一碗清汤土鸡米线,滚烫的汤浸着鸡肉和米线,奶白汤面上漂着碧绿韭菜。这样一碗米线下肚,通体舒

他喜欢借文具的深意。女儿望着神情恍惚的我,“哦,正常啊,就像喜欢一个明星、一朵花,人类的情感发展是高尚的。妈妈可否许我再少年”姜洛



坦。辣子鸡米线,那个辣!红椒、辣油泡制的辣子鸡丁,鸡肉软糯,一勺子辣子鸡“盖”在米线汤上,一碗“清清白白”的米线,瞬间烟霞尽染,过瘾!只是吃下去胃烧得慌,越烧得慌越爱吃。离开昆明后,再也没碰到可与之相媲美的辣子鸡。

臭豆腐小锅米线!那家最有名的店在市区最热闹的小西门。一间破旧的小店面,挤满了人。每人手里端一大碗,吸着鼻子冒着薄汗在吃,辣啊!爽啊!坐着的有,站着的有,蹲着的也有。米线加臭豆腐那样鲜,炖得烂烂的臭豆腐散开在米线汤里,红油浸润,胃口瞬间大开。只是学校离小西门远,只有周末才能吃得上。杭州人也爱吃臭豆腐,炸豆腐、炒臭豆腐、蒸双臭,杭州人爱吃面,但杭州并没有臭豆腐面。去年,生活在昆明的朋友说小西门一带拆建,这家臭豆腐米线小店不知所踪,扼腕叹息。

近几年,杭州的云南菜、米线店多了不少,臭豆腐米线没有,但各类过桥米线、小锅米线层出不穷。有来自蒙自的菊花米线,像模像样,用上了新鲜金黄菊花瓣。还有一家常去的云南菜馆,店家在门口养了只孔雀,这家的过桥米线做得不错。小锅米线皆为红汤,但云南地区也不都嗜辣,前几年重返云南建水旅行,当地人早餐吃草芽米线,草芽白嫩嫩,像海鲜菇又似花生芽,清甜爽脆,倒像是江南之味。

家附近也开了一家米线小馆,昨日独自去尝鲜,点了一份过桥米线。大的汤碗、小的盘子琳琅满目,只是,那小碟子里的翠色,竟是以假乱真的葱花。问,有韭菜吗?没有。自此便不再去了。多少种米线也逃不开韭菜,吐着清香的韭菜,是云南米线的魂。

七夕会

女儿读初二时,有一天神情凝重地对我说:“妈妈,我可能变坏了?”我想她准是数学没考好,说不定偷偷撕了试卷。“没事,多少分都没事。”我假装若无其事。“不是,我好像喜欢一个男生!”

他喜欢借文具的深意。女儿望着神情恍惚的我,“哦,正常啊,就像喜欢一个明星、一朵花,人类的情感发展是高尚的。妈妈可否许我再少年”姜洛

可否许我再少年

姜洛

什么?我的布娃娃长大了?我该怎么回应呢?顷刻,似乎那些在中学时期写的小诗都复活了:“夜,梳我墨色的发,不知道年少的你,是否还在山路上等我,山上是否依然种满新茶。”当时,我刚转来这个班,每次看黑板侧目时都能感觉到他的目光。晚自习,他坐在我前桌,问我借练习本和文具。下晚自习的路上,我和芳儿笑他,也猜

写一个小纸条给女儿,如“静能生慧,你要破釜沉舟,要山川满目、恒河远行”之类,没等到回应。再写“明日之我,胸中有丘壑,立马震山河”。仍不理,我继续写。这第17个小纸条,收到了回复:“我尽量多吃饭,长得高些,保护你。”女儿的字写得很急切,我知道孩子们只有很少的空隙时间。一下掉眼泪的是我,原本是想感动她的。

春风若有怜花意,可否许我再少年?曾经我也有这样的豆蔻年华,好像就在不久前,日落时太阳火红,晚自习前也总下着小雨,一进班级,就看到又坐在我前桌的你,漏雨的教室顿时光芒万丈,脸红耳热的我多带了本练习册。

养育